

# 批判地缘政治视阈下波兰的 “海间”战略

姬文刚 刘 睿

**内容提要** 波兰的“海间”战略包含三重文化特征：基于萨尔马提亚文化的东方主义、基于欧洲边缘位置的疑欧主义和基于泛“海间”共同体想象的大波兰主义。这些特征有机地组成波兰“海间”战略的政治使命与政治空间，也是当今波兰区域战略的具体表现。从现实来看，“海间”文化长期蛰伏于波兰的外交思想当中，在特定的环境下将被外化于外交政策。2015年以来，波兰的“海间”战略并非简单由结构层面的因素所决定，而是一个复杂的建构过程。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右翼政治精英基于对历史中波兰的地缘文化想象，以及对现实外部地缘环境认知，建构出一套地缘政治战略。波兰的“海间”战略展现了波兰特色的外交模式，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地缘政治压力。但是，波兰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对美国的依赖，以及在处理地区大国关系方面的困难，都阻碍其外交雄心的进一步发展。

---

\* 姬文刚：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710128）；刘睿：西安外国语大学波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邮编：710128）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东欧地缘政治新态势研究”（项目编号：22BGJ056）、陕西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中东欧区域与国别研究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波兰 批判地缘政治 海间 法律与公正党

以空间分析理论为基础的地缘政治学强调自然环境对政治的影响,奠定了当今西方主要国家对世界政治空间的认知。自19世纪末以来产生的各种地缘政治概念和学说均属于这一范畴。<sup>①</sup>波兰由于其关键的地缘位置,因而成为地缘政治学说论及的空间对象之一。瑞典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在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的话语下讨论波兰的命运,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的未来表达了悲观看法。<sup>②</sup>德国人文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将“波兰”视为一个地理概念,即因其地理因素而作为“桥梁”的概念。<sup>③</sup>在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学说中,波兰只是“心脏地带”的一部分,是大国博弈与竞争的场所。<sup>④</sup>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在研究德意志边界时,认为波兰西部和北部的领土是“德意志帝国生物学上的一部分”。<sup>⑤</sup>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在分析“边缘地带”的同时,也主张将波兰作为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缓冲区”。<sup>⑥</sup>在上述代表性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波兰大多是空间分析的“他者”,是大国博弈的被动接受者。

然而,作为主体的波兰也拥有自身的地缘政治构想,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

① 张微微:《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缺陷与中国“地缘政治想象”的超越》,《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2期,第183—192页。

② Lundén Thomas, “Poland Seen by Rudolf Kjellén,” *Miscellanea Geographica*, Vol.26, No.3, 2022, pp. 149-153.

③ Z. Kordel, et al., *Geography for Society, Oradea: Editura Universității din Oradea*, 2015, p. 136.

④ 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23, No.4, 1904, pp. 421-437.

⑤ [美]多尔帕伦:《地缘政治学的世界:行动中的地缘政治学》,方旭、张培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页。

⑥ N. Spykman and A. Rollins, “Geographic Objectives in Foreign Policy, I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3, No.4, 1939, pp. 591-614;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俞海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125页。

便是“海间”(Intermarium, 波兰语为“Międzymorze”)思想。<sup>①</sup> 在波兰外交历史叙事中,“海间”无疑是被频繁提及且不断被注入新内涵的概念。它设想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政治实体,作为俄罗斯与德意志之间的第三股势力独立存在。<sup>②</sup> “海间”的第一个正式版本由波兰“国父”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在此之前,它的概念谱系形成和演变已近千年,并在毕苏斯基之后,不断被波兰其他政治家使用。乌克兰危机以来,欧洲东部地缘竞争骤然加剧,与波兰相关的“海间”概念又一次迎来复兴。但是,在传统地缘政治学中,这个充满地缘政治内涵的概念却少有被提及。传统地缘政治学对“海间”概念的失语促使人们寻求新的地缘政治解释。

本文试图从批判地缘政治视角出发,在对“海间”概念进行多维度阐释的基础上,分析其在波兰外交政策中的系统性体现,即波兰“海间”战略特征的历史想象及其现实建构过程。

## 一、批判地缘政治与“海间”的内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判地缘政治反对传统地缘政治学说的客观话语,主张以多元方式关注国家的地缘文化建构。通过这种历史建构,便能发现反映波兰外交特征与行为的“海间”地缘政治文化。“海间”概念并非是一个拥有具体含义的纯粹地理概念。19世纪前,“海间”是代表某一时期政治实体的历史概念。它起源于早期欧洲东部边缘地区的共同体想象,出现于近代波兰的王朝政治实体。19世纪后,“海间”成为波兰政治家追忆历史、重建国家话语中的一个政治概念。它多次出现在各个时代波兰政治家的战略构想中,并以新的形式运用于当代地缘夹缝的中东欧地区。“海间”概念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使其成为一套完整的外交思想体系,即“海间”战略。

---

<sup>①</sup> “Intermarium”一词的波兰语原文为“Międzymorze”。在波兰国家科学出版社(PWN)所出版的辞典及在线百科全书中,该词被具体释义为“大海之间的地带”。但在国内许多文献中,一些学者将其译作“海间联邦”,这一译法所呈现出的内涵与毕苏斯基的联邦构想相同,但由于此概念具有丰富内涵,在地理、历史、政治、文学等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含义,且当前无论波兰学术界还是政界在使用该词时所呈现的都是其复杂性内涵,因此,本文选用“海间”译法。

<sup>②</sup> M. Laruelle and E. Rivera, “Imagined Geograph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Concept of Intermarium,” *IERES Occasional Papers*, No.1, 2019, p. 3.

### (一) 批判地缘政治与波兰外交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政治空间出现多元化局面。在这一背景下,地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开始批判与思考新的国际政治空间中的权力问题,并由此产生“批判地缘政治”(Critical Geopolitics)。<sup>①</sup>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教授约翰·阿格纽(John A. Agnew)认为:“现代地缘政治是一个不断建构的世界系统,是欧洲与世界接触而产生的具有历史根源的世界观,并非简单地用地理常识看待世界的一种科学体系。”<sup>②</sup>在阿格纽的这一观点下,越来越多学者开始批判传统地缘政治学对自身的“科学性”“真理性”的描述。因为早期的地缘政治学是“西方国家政治精英对世界政治空间的想象”,<sup>③</sup>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地球殖民空间的描绘”,<sup>④</sup>实际反映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话语体系和扩张战略。此外,传统地缘政治学研究视角的“客观性”和研究主体的“片面性”,导致批判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不完整的政治研究,缺乏与地理空间相关的意识形态分析。<sup>⑤</sup>在这样的反思之下,部分批判地缘政治学者将视野投向冷战结束后的多元化政治空间。他们主张避免将传统地缘政治学中的“地理事实”(geographical facts)作为研究中心,而是采取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化分析模式来研究一些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和“地缘政治愿景”(参见表1)。<sup>⑥</sup>也正是基于这种政治化主导的空间分析,地缘政治在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中不再是大国的专利,中小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也是可研究的领域。因此,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和长期地缘政治实践的波兰成为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典型案例。

---

① Gearóid Ó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44-57.

② 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6.

③ Ibid., p. 6.

④ Gearóid Ó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pp. 1-2.

⑤ Klaus Dodds, et al.,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Critical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5.

⑥ Ibid., p. 6.

表1 传统地缘政治与批判地缘政治比较

比较领域	传统地缘政治	批判地缘政治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对地缘政治的认知	地缘政治是客观的,地缘政治学研究是中立的	世界不是被赋予的,而是被解释的;要打破地缘政治的实证主义神话
本体论	有一个客观的、可认知的外部世界。地理因素影响着国家间的政治	地缘政治是空间中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是人创造的
认识论	地缘政治学者能发现地理与政治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者并非中立客观的,无法形成明确的关系
研究目的	创造客观的“地理—政治”的解释机制	发现人们心中对地缘政治的“想象”
时间性	“君主来来去去,山脉却安然无恙”	地缘政治是“想象”的结果,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资料来源: Tomasz Pawluszko, “The Rise of Geopolitics in Poland and Eastern Europe: The Three Seas and the Bucharest Nine Initiatives,” *The Copernicus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No.1, 2021, pp. 9-11.

在对当代波兰的外交分析中,外交思想史和波兰地缘政治愿景的路径日益受到重视。在对“海间”“雅盖隆思想”(Jagiellonian Idea)等一系列概念的研究过程中,一种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建构话语逐渐取代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分析。对于这些话题,中国学者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从历史出发,分别分析了波兰积极“拥抱欧洲”及在乌克兰危机中“反俄挺乌”的原因。<sup>①</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朱晓中研究员在探讨波俄、波美、波欧关系时,基于历史恩怨分析当今波兰的外交趋势。<sup>②</sup>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宋黎磊教授重点讨论波兰的东方政策,并分析了“海间”构想和“雅盖隆主义”对当今波兰外交政策的影响。<sup>③</sup>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王弘毅讲师从波兰平衡外交的历史演变出发,分析了图斯克政府时期波兰的“多元平衡外交”。<sup>④</sup> 从以上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当

① 孔田平:《波兰“拥抱西方”的历史根源》,《世界知识》2019年第5期,第52—54页;孔田平:《波兰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及其根源》,《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4期,第30—46页。

② 朱晓中:《波兰:在三组关系中塑造国家形象》,《世界知识》2017年第16期,第44—46页。

③ 宋黎磊:《“海间联邦”构想与波兰外交思想溯源》,《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6期,第107—128页;宋黎磊:《俄乌冲突背景下波兰对俄外交战略溯源:“雅盖隆思想”的复兴与波兰东方政策》,《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3期,第130—151页。

④ 王弘毅:《图斯克政府时期的波兰多元平衡外交研究(2007—2014)》,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博士论文,2021年5月。

今波兰外交倾向中强烈的历史情结和地缘政治想象。此外,近年来,部分中东欧学者开始明确使用批判地缘政治视角分析波兰的外交政策。波兰战争研究院地缘政治问题专家皮奥特·莱万多夫斯基(Piotr Lewandowski)以波兰为例,分析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软实力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波兰雅盖隆大学普拉霍特尼克·达尼洛(Plakhotnik Danylo)和挪威北极大学副教授 M. G. 巴尔托维奇(Monika Gabriela Bartoszewicz)均从批判地缘政治的视角分析“海间”概念的历史取向和现实表现。<sup>②</sup> 波兰奥波莱大学中东欧问题专家托马什·帕鲁斯克(Tomasz Pawłuszko)从批判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分析波兰“三海倡议”(TSI)和“布加勒斯特九国”(B9)两个案例,从而展现中东欧地缘政治的复兴。<sup>③</sup> 这些研究体现了批判地缘政治视域下“海间”研究的一些新进展,但未能系统阐释“海间”概念如何建构成为一套外交体系的基本逻辑。

## (二)“海间”概念与“海间”战略

1919 至 1921 年,当波兰与苏俄爆发战争期间,波兰元首约瑟夫·毕苏斯基开始在一系列公开场合使用“海间”一词。这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概念首次被塑造成一个具有地缘政治含义的词汇,其内涵是“复兴曾经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在大海之间的势力范围”。<sup>④</sup> 这是“海间”概念最广为人知的含义,也是“海间”概念历史想象与政治话语的连接点。但在毕苏斯基的复兴理想之外,“海间”概念有着更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更宽泛的政治内涵。

从纯粹地理角度来看,“海间”是一个动态概念,难以简单地框定其地理范围。“海间”最基本的地理含义为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地区,但这一概念仅规定了两片海洋作为它的南北边界,缺乏东西两侧的界限。部分学者试图用

① [波]皮奥特·莱万多夫斯基:《作为软实力的地缘政治构想:波兰共和国的案例研究》,《贝罗纳季刊》2019年第3期,第59—80页(Piotr Lewandowski, “Geopolityczne Idee Wielkoprzestrzenne Jako Soft Power: Analiza Przypadku Rzeczypospolitej,” *Kwartalnik Bellona*, Vol.698, No.3, 2019, pp. 59-80)。

② Plakhotnik Danylo, *The Concept of the Intermari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2023; Monika Gabriela Bartoszewicz, “Intermarium: A Bid for Polycentric Europe,” *Geopolitics*, Vol.28, No.2, 2023, pp. 795-819.

③ Tomasz Pawłuszko, “The Rise of Geopolitics in Poland and Eastern Europe: The Three Seas and the Bucharest Nine Initiatives,” *the Copernicus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No.1, 2021, pp. 5-26.

④ 扬·皮苏林斯基:《波兰第二共和国的联邦观念》,《俄罗斯和中东欧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第99—121页(Jan Pisuliński, “Koncepcje federacyjne w II Rzeczypospolitej,” *Studia z Dziejów Rosji i Europy Środkowo-Wschodniej*, No.2, 2021, pp. 99-121)。



河流界定其东西边界,即维斯瓦河(Vistula)—布格河(Bug)—德涅斯特河(Dniester)—普鲁特河(Prut)一线作为西部边界,佩普思湖(Lake Peipsi)—韦利卡亚河(Velikaya)—西德维纳河(Western Dvina River)—第聂伯河(Dnieper)作为东部边界。<sup>①</sup>但这一划分仅能对应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后期的版图,难以描述其他“海间”实体的地理范围。如果将多瑙河(Danube)与顿河(Don)分别纳入到东西部边界中,也能符合某一时期对“海间”概念的描述。造成这种描述困难的原因是,“海间”并非如同“伊比利亚”“巴尔干”“斯堪的纳维亚”等概念有广为人知的地理含义。人们更多的是在政治与文化语境之下提及“海间”概念。因此,为阐释这一概念,需要回溯历史,具体分析不同时代、不同政治话语下的“海间”概念。

在历史语境下,“海间”是中世纪及近代诸多早期国家实体对自身领土范围的描述(参见表2)。领主们习惯借助“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描述自身在欧洲东部的强权地位,或将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征服愿景。虽然人们习惯将“海间”与波兰联系在一起,但历史中第一个“海间”政治实体并非由波兰创建,而是由留里克(Rurik)所创建的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基辅罗斯(Kievan Rus)。公元9世纪开始,东斯拉夫人从诺夫哥罗德(Novgorod)起不断向南扩张,直至进入黑海与拜占庭帝国(Byzantine)产生连结,并建立基辅罗斯。这是历史中欧洲东部地区的第一个跨越两个海域的政治实体。基辅大公的权威从12世纪开始迅速衰败,加之鞑靼人的入侵,基辅罗斯分裂成一系列大小不一的国家。在随后几个世纪里,东斯拉夫人分成两个区域。东北罗斯在反抗鞑靼人的统治下逐渐觉醒,民族意识走向统一,而西南罗斯人则在继续分裂的过程中被异族吞并。<sup>②</sup>14世纪,立陶宛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ithuania)崛起。在格迪米纳斯大公(Grand Duke Gediminas)的带领下,立陶宛一路向南扩张,征服了基辅并将整个西南罗斯纳入了大公的统治。由此,立陶宛成为第二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国家。<sup>③</sup>14世纪末,波兰王国(Kingdom of Poland)安茹王朝男嗣

<sup>①</sup> Marek Jan Chodakiewicz, *Intermarium: the Land between The Black and Baltic Seas*, London: Routledge, 2017, p. 35.

<sup>②</sup> [苏]B. B. 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余大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81—195页。

<sup>③</sup>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72.

断绝。此时,由于波兰和立陶宛面临着同样的敌人,两国随即走向联合,雅盖隆王朝入主波兰。基于此,欧洲东部开始出现一系列雅盖隆王朝的君合(Personal Union)“海间”国家实体,包括波兰—立陶宛共主君合、波兰—匈牙利共主君合。雅盖隆王朝是波兰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也是历史中最重要的“海间”政治实体之一。1569年,在波兰和立陶宛贵族的主导之下,两国正式合并。“海间”概念相关叙述中最具影响力的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诞生。联邦虽然是欧陆一极,但其由于畸形的政治制度,以及国内难以调和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在建立不到一个世纪后,联邦便开始衰落。1648年,波兰扎波罗热哥萨克(Cossack)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Chmielnicki)发动起义,试图解放波兰—立陶宛联邦中全部的罗斯人,恢复过去东斯拉夫人“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领土。<sup>①</sup>但是,在波兰的镇压和俄罗斯沙皇的入侵之下,赫梅利尼茨基的理想宣告失败。在他死后,新独立的哥萨克酋长国(Hetmanščyna)沦为俄罗斯的附庸,复兴“海间”哥萨克国的愿景化为泡影。波兰—立陶宛联邦也因这场战争而衰落,大量的人口和土地流失,其国力再也无法匹敌俄罗斯帝国。在随后一个多世纪里,波兰逐渐沦为俄罗斯帝国的附庸,并在1795年被彻底瓜分。

表2 历史话语中的“海间”概念

“海间”概念	时间	性质
基辅罗斯	9—12世纪	早期国家
立陶宛大公国	14世纪	早期国家
波兰—立陶宛君合	14—16世纪	君合
波兰—匈牙利君合	1440—1444年	君合
波兰—立陶宛联邦	1569—1795年	近代松散联邦
哥萨克“海间”国	17世纪中叶	历史愿景

图表来源:笔者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总结。

在20世纪后的波兰政治语境中,“海间”是波兰政治精英在外部压力与历

<sup>①</sup> Yuri Stepanchuk, “The Role of Bohdan Khmelnytsk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Ukrainian National Idea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of O. I. Gurzhii, V. S. Smolii and V. S. Stepankov in the early 1990s,” *Cherkasy University Bulletin: Historical Sciences*, No.2, 2017.



史追忆之下提出的一种政治愿景。<sup>①</sup> 一般认为,毕苏斯基“海间”构想的先声是“恰尔托雷斯基计划”(Czartoryski's Plan),即由19世纪波兰流亡贵族亚当·恰尔托雷斯基(Adam Czartoryski)提出的重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计划。该计划的具体主张为联合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和其他被俄罗斯帝国吞并的民族,共同对抗沙皇的统治。“恰尔托雷斯基计划”的涉及范围远至高加索地区,毕苏斯基便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联合中东欧的“海间”构想与肢解苏联的“普罗米修斯计划”(Prometeizm)。<sup>②</sup> 毕苏斯基的目标是恢复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版图,但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以及波苏战争的影响,这一计划在《拉帕洛条约》(Treaty of Rapallo)之后宣告失败。<sup>③</sup> 20世纪30年代,当德国逐渐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时,波兰的地缘政治处境变得更加危险。这一时期,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Józef Beck)重拾毕苏斯基的思想,试图在中东欧地区建立一个国家联盟。贝克的计划是毕苏斯基“海间”构想的简化版本,旨在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和德国主导的纳粹国家集团之外建立“第三欧洲”(Third Europe),从而整合地区力量以应对来自苏联和德国的威胁。<sup>④</sup> 但贝克的计划未能完整地实施,大多目标国家不愿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小国联盟”。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苏、德两面的夹击下,波兰再次惨遭瓜分。在此后半个世纪里,位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或是为了重建国家,或是为了推翻波兰的统一工人党政权,又相继提出“中欧联盟”(Central European Union)和“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ULB)计划。但流亡政府并不具有在国家层面实施这些计划的能力。1989年后,波兰关于“海间”的地缘政治愿景并未就此断绝。独立波兰联邦党(Konfederacja Polski Niepodległej)创始人莱谢克·莫祖尔斯基(Leszek Moczulski)提出借助“海间”

---

① [波]皮奥特·齐普鲁查:《波兰第二共和国政治外交实践中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与“海间”概念》,《法律和经济研究》2014年第4期,第39—55页(Piotr Cieplucha, “Prometeizm i Koncepcja Międzymorza w Praktyce Polityczno-Prawnej oraz Dyplomacji II RP,” *Studia Prawno-Ekonomiczne*, Vol.93, No.4, 2014, pp. 39-55)。

② Robert Ištók and Tomáš Koziak, “Międzymorze as a Polish Geopolitical Concept,” *Folia Geographica*, No.14, 2009, pp. 89-97.

③ Tomasz Pawłuszko, “The Rise of Geopolitics in Poland and Eastern Europe: The Three Seas and the Bucharest Nine Initiatives,” *The Copernicus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No.1, 2021, pp. 5-26.

④ Robert Ištók, et al., “The Intermarium as a Polish Geopolitical Concept in History and in the Present,” *Geopolitics*, Vol.26, No.1, 2021, pp. 314-341.

概念构建一个地缘政治联盟,以此促进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并缓解单个国家对于欧盟的不平衡地位。但这一极富地缘政治含义的构想并未被实施,取而代之是更“无害化”的《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在此后十多年里,多名波兰总统有关“海间”构想的地缘政治计划均被其他更重要的议题所掩盖,未能产生充分的影响力。直至2015年后,乌克兰危机所带来地缘政治议题使得“海间”概念再次复兴,并以新的形势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三海倡议”虽然被认为是“海间”构想在当代最重要的继承者,但其内涵却发生重大变化:一是概念涉及的地理范围被拓展到亚得里亚海,二是概念中的地缘经济内涵取代地缘政治内涵。“三海倡议”使得“海间”从一种古典的地缘政治“抱团”转变为适应现代化的地缘经济合作,但其“基于历史追忆和外部压力”的本质却并未发生变化。

在历经千年的历史演变后,“海间”概念已经无法使用纯粹的地理话语或者某一历史术语来对其进行解释,它是波兰政治精英基于历史记忆所描述的一种想象的文化边境,<sup>①</sup>并在政治话语中组成一套外交思想体系。本文将这一极具地缘特征的外交思想体系定义为“海间”战略。从此角度来看,传统地缘政治学说的确难以对“海间”战略进行规范,空间分析理论并不提倡在如此长的历史跨度中分析某个中小国家的空间想象。因此,需要借助批判地缘政治的视野,以波兰为主体,从历史与现实、外源与内生的多重角度,建构波兰“海间”战略的图景。

## 二、波兰“海间”战略的特征

批判地缘政治强调行为体的地缘文化传统。<sup>②</sup> 根植于波兰地缘文化传统的“海间”战略便是对历史中波兰空间想象的映射。部分学者将“东欧联邦”“中欧联盟”等主张等同于波兰的“海间”思想。这种分析过于狭隘,未能展现波兰“海间”空间想象的全部维度。如果将“海间”战略定义为波兰的一种外交

<sup>①</sup> Janusz Smolucha, “The Concept of the Border in the Polish Consciousness and Its Impact on the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Modern Period,” *Études sur la Région Méditerranéenne*, 2023, pp. 17-23.

<sup>②</sup> Gearóid Ó Tuathail, “Understanding Critical Geopolitics: Geopolitics and Risk Societ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22, No.2-3, 1999, pp. 107-124.

模式,则需要超越“海间”地区本身,在更广阔的区域互动中探寻波兰“海间”战略的目标和完整的空间想象。处于东西方交界地带的波兰,其任何地区外交主张,都无法忽视东西方的强权。<sup>①</sup>因此,将“海间”战略进行解构,这一外交模式便包含对东部空间的激进东方主义、对西部空间的疑欧主义和对中东欧内部的地区主义三重特征。这三重特征根植于波兰的地缘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并在当今组成波兰“海间”战略的政治使命与政治空间。

### (一) 东部空间:从萨尔马提亚主义到东方政策

对东部空间的防范与影响是波兰“海间”战略的基本使命之一。在当今欧洲东部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波兰充当“激进的推动者”角色。波兰的东方政策主要针对俄罗斯及其他后苏联空间中的国家,其基本目标包含防范俄罗斯及扩张自身的影响力。波兰东方政策的基础是该国“对东方的政治能力和知识”,而这些能力与知识源于历史中波兰与东方空间的交叠、互动以及想象。

波兰对东方世界的想象可以溯源至波兰民族神话中的萨尔马提亚主义(Sarmatyzm)。15—18世纪早期,波兰依靠王室联姻和武力征服建立了一系列“海间”政治实体。这一时期波兰国力强盛,但拥有着极为特殊的“贵族共和国”政体,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限制。波兰贵族被称为“什拉赫塔”(Szlachta),他们是国家实际的主人。<sup>②</sup>当文艺复兴传入波兰后,浪漫主义思潮席卷了波兰的什拉赫塔阶级,使得他们试图借助一种遗传学叙事体现自身阶级的排他性。<sup>③</sup>这种叙事便是波兰贵族阶级的“萨尔马提亚主义”,即他们认为自己是来自东方热情勇敢的萨尔马提亚人的后裔。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故土情结,加上波兰天主教的“弥赛亚主义”,以及对蒙古鞑靼入侵的恐惧记忆,波兰贵族们这一时期形成了对东方世界的天然使命——扩张、开化和防范。<sup>④</sup>波兰贵族们宣称东方的领土属于他们的萨尔马提亚祖先,同时,他们会将“先进”“文明”的

---

<sup>①</sup> Ryszard Zięba, *Poland'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roblems of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erlin: Springer Nature, 2020, pp. 22-25.

<sup>②</sup>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50.

<sup>③</sup> *Ibid.*, p. 160.

<sup>④</sup> Curie-Skłodowskiej, *Sarmatismus versus Orientalismus in Mitteleuropa*, Berlin: Frank & Timme GmbH, 2012, pp. 233-236.

天主福音带给“荒蛮”的东方世界。此外,他们还需要时刻警惕着来自东方的神秘敌人,以保卫基督教文明免受侵害。这种“萨尔马提亚主义”奠定波兰对东方地缘空间的想象,决定了波兰在浪漫主义叙事之下对东方世界的天然使命。

在几个世纪的历史实践中,萨尔马提亚主义中对东方世界的想象逐渐转变为一种“恐俄症”,对俄罗斯的防范成为波兰东方政策中最核心的内容。14世纪后,随着金帐汗国的影响力逐渐从欧洲东部消退,波兰人发现其东方的主要敌人并非“野蛮”的神秘族群,而是信仰基督教“异端”的罗斯人。当波兰贵族的东方扩张主义与东北罗斯文明遭遇时,便引起了波兰和俄罗斯的一次次地缘碰撞。17世纪末期,波兰人口减少,经济凋敝。该国的实力与宿敌俄罗斯的差距不断扩大,逐渐沦为俄罗斯的附庸,并之后惨遭瓜分。<sup>①</sup> 1918年,波兰重新建国后,与苏俄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由此爆发了苏波战争。随后波兰的政治精英们提出“普罗米修斯计划”,旨在联合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国的流亡政府并试图肢解苏俄。<sup>②</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波兰面临着德国的闪击攻势时,苏联从东侧入侵波兰,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卡廷惨案。冷战结束后,波兰与俄罗斯曾尝试和解,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持反俄政策的法律与公正党(PiS)的执政使得波俄关系又不断恶化。此后,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地缘政治剧变则彻底使波俄和解化为泡影。

波兰什拉赫塔阶级随着国家的现代化逐渐消失,但波兰“萨尔马提亚主义”中对东方地缘空间的想象和使命却在历史演变中被保留下来,并体现于当代波兰的东方政策中。波兰学者指出,“萨尔马提亚主义是波兰亡国期间集体认同的纽带,也是新生波兰国家与历史连接的桥梁,并在今天的右翼政治叙事中发挥着作用”。<sup>③</sup> “萨尔马提亚主义”的“扩张”“开化”和“防范”使命仍然保留至今,在现代化的语境中被描述为“防范俄罗斯,并扩张波兰在其他东部国家

① 刘祖熙:《夏日堂史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212页。

② 〔波〕马雷克-科尔纳特:《普罗米修斯计划:波兰第二共和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经验》,《新东欧》2008年第2期,第76—86页(Marek Kornat, “Ruch Prometejski-Ważne Doświadczenie Polityki Zagranicznej II Rzeczypospolitej,” *Nowa Europa Wschodnia*, No.2, 2008, pp. 76-86)。

③ 〔波〕雅各布·尼兹维德:《萨尔马提亚主义,被发明的传统》,《次要文本》2015年第1期,第46—52页(Jakub Niedźwiedz, “Sarmatyzm, Czyli Tradycja Wynaleziona,” *Teksty Drugie*, No.1, 2015, pp. 46-52)。

中的影响力”，<sup>①</sup>这也是当今波兰东方政策(Polska Polityka Wschodnia)的核心。2008年，波兰同瑞典率先在欧洲理事会提出“东部伙伴关系”(EaP)，并于2009年得到德国支持后开始实施。这一计划主要针对乌克兰等六个后苏联空间国家，旨在使这些国家向欧盟靠拢，保证“欧盟、伙伴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的稳定、安全和繁荣”。<sup>②</sup>波兰作为“东部伙伴关系”的发起者，积极推动这一政策的施行，并将“推动后苏联空间的政治革命”写入其东方政策中。<sup>③</sup>在此后数年里，波兰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大力宣扬西方价值观，试图“开化”这些国家回归西方。此外，波兰还于2015年展开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成立波兰—立陶宛—乌克兰旅(Lithuanian-Polish-Ukrainian Brigade)，并在2020年正式成立“卢布林三角”(Lublin Triangle)，成为欧盟及北约同乌克兰合作的“先头部队”。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东部地缘政治格局进一步恶化，波兰的东方政策愈发激进与强硬，始终走在反俄挺乌的第一线。

总之，波兰“萨尔马提亚主义”中对东方的地缘政治想象经过历史流变而嵌入当今的东方政策中。波兰对东方领土的“扩张”转变为在东部国家中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扩张；基督教“弥赛亚主义”带给波兰的“开化”使命转变为对西方价值观与波兰文化的宣扬；而波兰对东方神秘威胁的防范具象为对俄罗斯威胁的防范。当代波兰的东方政策既是对现实地缘政治环境的回应，也是对历史中“萨尔马提亚主义”的回音，并成为波兰“海间”战略的东部空间想象。

## (二) 西部空间：从欧洲边缘到疑欧主义

缓解来自西部空间的压力是波兰“海间”战略的另一项基本使命。东欧剧变后，波兰开始重塑自身的集体身份认同，<sup>④</sup>“回归欧洲”成为其面向西部空间的基本政策。但与“回归欧洲”话语并行的，是波兰“疑欧主义”的回归。最初，波兰被视为欧盟“转型优等生”，但在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期间，波兰却逐渐成为

---

① [波]沃伊切赫·罗塞克：《波兰的东方政策：神话还是遗产》，《旅游与生态大学科学》2016年第1期，第5—28页(Wojciech Lysek, “Polska Polityka Wschodnia: mit czy Spuścizna,” *Zeszyty Naukowe Wyższej Szkoły Turystyki i Ekologii*, Vol.9, No.1, 2016, pp. 5-28)。

② 徐刚：《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评析》，《国际论坛》2010年第5期，第25—31页。

③ Pol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olityka Wschodnia,” <https://www.gov.pl/web/dyplomacja/polityka-wschodnia>, 2023-08-01.

④ 姬文刚：《东欧剧变30年来波兰的外交与安全转型》，《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12—120页。

欧盟的“麻烦制造者”。既有研究中对波兰“疑欧主义”的分析多是基于民族、宗教、社会等因素,如果尝试从空间视角分析波兰疑欧主义的根源,可以将其归结为波兰对自身在欧洲历史空间中的边缘性的记忆。这种边缘性体现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双重层面,并塑造着波兰对西部空间的地缘想象,影响波兰对欧盟的外交政策取向。

在地缘政治层面,由于其地理位置原因,波兰在17世纪后时常被作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在欧洲列强的一次次地“利用”与“背叛”的过程中,波兰逐渐形成不信任的文化基因。在欧洲大陆冲突与对抗的年代里,在大国夹缝中的地缘位置决定了波兰悲惨的命运。从18世纪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到拿破仑战争后对华沙大公国的处置,从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到战后列强对势力范围的划分,波兰的命运始终掌握于他国手中。悲惨的历史命运塑造了波兰的地缘政治不安感,从而造成波兰对强权的怀疑心理。此外,波兰与其西部邻居德国的关系也是塑造波兰对欧盟态度的一大因素。在波兰右翼精英的历史叙事中,对德国的负面描述丝毫不弱于俄罗斯。这样一种“双敌论”(Theory of Two Enemies),借助对波兰“受害者”和“抵抗者”的英雄叙事,塑造了波兰的民族情感。<sup>①</sup>这种融入民族历史叙事中的“德国威胁论”使波兰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完全信任其西方邻居。而当德国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之一时,波兰也会一定程度上缺乏对欧盟的信任。尤其当德国或欧盟试图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甚至合作的时,会进一步引起波兰对历史场景的回忆,从而激发波兰的“双敌论”叙事及对西部邻居的不信任。

在地缘经济层面,自16世纪以来,波兰始终处于欧洲经济的边缘地位。这种边缘的空间感促使波兰对当今欧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怀疑和忧虑。从15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商品经济和城市的不断发展,导致西欧人口激增,对粮食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此时,由于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不平衡发展,欧洲的农业以易北河为界出现严重分化。西欧的农民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逐渐走出劳役庄园获得人身自由,农业迅速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在欧洲东部,“领主”为了在向西欧的粮食贸易中获取更多的利润而重新恢复了劳役地

---

<sup>①</sup> Ryszard Zięba, *Poland'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roblems of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erlin: Springer Nature, 2020, p. 22.



租,农民再次失去了人身自由,出现了“再版农奴制”。<sup>①</sup> 随着东西欧经济的分化,以波兰为主的欧洲东部国家逐渐成为西欧的“粮仓”,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成为“附属”和“边缘”,这种现象被称为“欧洲农业的二重性”。<sup>②</sup> 这一不平衡发展导致东西欧国家的进程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西欧国家逐渐实现现代化并成为世界帝国,而以波兰为首的欧洲东部国家则沦为帝国主义瓜分和征服的对象,现代化进程始终落后于西欧。沃勒斯坦明确指出,17世纪波兰的衰落是由于该国位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sup>③</sup> 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空间中的经济分配不平衡逐渐烙印于波兰的地缘文化中,导致波兰的政治精英们对欧盟经济分配的高度敏感。在欧洲出现一体化危机时刻,波兰的“边缘性”便会在“多速欧洲”等提议中被凸显,从而催化波兰“疑欧主义”的兴起。<sup>④</sup>

在波兰历史中,地缘政治的“从属”地位和地缘经济的“边缘”地位相互交织,构成波兰政治精英对自身在欧洲地位的印象。这种历史中积累的地缘想象成为当今波兰“疑欧主义”的又一来源,影响着当代波兰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波兰关注欧盟的权限问题,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异常在乎国家的主权,<sup>⑤</sup>并在移民等议题协同其他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对抗;另一方面,波兰关注欧盟的经济发展平衡问题,反对“多速欧洲”的构想,并积极推动“新欧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波兰对历史中“边缘”位置的历史记忆,导致当今波兰对欧盟的不信任,也促使波兰联合“海间”国家,以缓解单个国家在面对欧盟时的权力不平衡。

### (三) 中东欧:从“大波兰主义”到次区域合作

在中东欧地区实现地区联合与地区合作是波兰“海间”战略的实践基石,也是波兰地缘空间想象的基础。2015年以来,中东欧地区掀起冷战后第二次区域合作的浪潮。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这波次区域合作最大的特征是自

---

① [法]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顾良、施康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06—311页。

② 刘祖熙:《夏日堂史集》,第443—457页。

③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6, No.4, 1974, pp. 387-415.

④ Tomasz Pawłuszkos, “Peripherality of the CEE Region,” in Ryszard Zięba, et al., *Politics and Securit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Berlin: Springer Nature, 2023, p. 27.

⑤ Mark Gilbert and Daniele Pasquinucci, eds., *Euroscepticism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a Political Challenge*, Leiden: Brill, 2019, pp. 190-204.

发性与替代性。同时,这些波兰主导的次区域合作具有强烈的历史隐喻,可以体现波兰对历史记忆中“海间”想象的追忆。

波兰对历史中“海间”政治实体的追忆奠定了当今对“海间”空间想象的基础。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叙事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超越波兰民族边界的“大波兰主义”,使得波兰对自身民族空间的想象拥有一个更大的虚拟边界,一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泛疆域。<sup>①</sup>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波兰先后创造了雅盖隆王朝、波兰—立陶宛联邦等一系列“海间”政治实体。在波兰最强盛的时期,这些政治实体的领土范围包括今天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部分领土,组成了西起苏台德山脉、东至东欧大草原腹地的强大帝国。在波兰灭亡的年代中,浪漫主义叙事成为连接历史事实和现实空间想象的纽带。在诗歌文学方面,以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a)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贡献最大。虽然这些诗人大多数出生在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但他们始终接受自己的波兰人身份。当他们歌颂自己的家乡时,并未将其描述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实体,而是把自己的“故土”与“想象的祖国”——波兰连接起来。故乡土地不仅是一种地理象征,也是包含整个波兰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象征。<sup>②</sup>在政治语境下,以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为代表的流亡政治家们,虽然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但均在革命的年代中提出重建“祖国”、恢复“从波罗的海到黑海”领土的浪漫主义愿景。<sup>③</sup>在批判地缘政治的视野下,浪漫主义叙事不断加强地缘政治想象和历史神话的传播,使得历史中的“海间”想象延伸至当今波兰的地缘政治话语,形成波兰与整个海间地区的文化连接。<sup>④</sup>

① Serhiy Bilenky ed.,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Russian, Polish, and Ukrainian Political Imaginations*,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7-43.

② [波]特蕾莎·维尔戈瓦、安杰伊·马科维茨基:《斯拉夫文化中的民族概念》,华沙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79页(Teresa Wirgowa and Andrzej Makowiecki, eds., *Kategoria narodu w kulturach słowiańskich*, Warsaw: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Warszawskiego, 1993, pp. 78-79)。

③ [波]安杰伊·诺瓦克:《沙皇与革命:1831—1849年移民对俄罗斯的政治想象和态度的研究》,华沙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Andrzej Nowak, *Miedzy Carem a Rewolucja, Studium Politycznej Wyobraźni i Postaw Wielkiej Emigracji wobec Rosji 1831-1849*, Warsaw: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Warszawskiego, 1994, p. 206), quoted from Serhiy Bilenky ed.,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Russian, Polish, and Ukrainian Political Imaginations*,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4.

④ M. Ghourchi and S. Mosaviyan, “The Role of Hollywood Cinema in Geo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Geopolitics Quarterly*, Vol.60, No.16, 2020, pp. 10-35.

在波兰对“海间”地区的空间想象中,还存在一种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即波兰的命运与整个“海间”地区休戚相关。从16世纪开始,整个“海间”地区在波兰的影响下开启了独特的文明进程。<sup>①</sup>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波兰的命运与整个“海间”地区相互作用。纵观历史,当中东欧地区的稳定不复存在时,波兰也难以自我保全。而当波兰从欧洲地图中消失时,“海间”地区也不会存在其他完全独立的小国。这是历史中的一般景象,同时作为一种警示投影到当代波兰政治精英对周边空间的思考当中。此外,物质条件决定着波兰在“海间”地区的核心地位。在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期,无论经济、人口还是领土面积,波兰都远超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当这些优势在当代仍然保持延续的条件下,便激发了波兰在地区对自身地位的想象。<sup>②</sup>波兰对地区危机和外部压力的敏感性,以及对自身地区强国地位的认知,决定了波兰在“海间”地区地缘政治事务上的主导性。因此,20世纪后,以“地区合作自救”为主要目标导向的一系列“海间”提议,绝大多数都由波兰发起和主导。

对历史中浪漫主义想象的延续和地区的主导性地位,促成波兰在地区事务中的进取形象。2015年以来,波兰积极推动地区合作的发展。从“维谢格拉德集团”(V4)到“三海倡议”,从“布加勒斯特九国”到“卢布林三角”,波兰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全方位领导或推动地区合作的发展。另外,这些合作中的历史隐喻,都展现着波兰的地缘文化传统和波兰政治精英的外交雄心。在历史的记忆以及客观条件的双重作用之下,波兰试图打造自身在“海间”地区的领袖地位,成为一系列中小国家的“向导”。<sup>③</sup>

总之,波兰的“海间”战略是一种基于历史想象,主动联合地区应对外部压力的外交主张。基于地缘政治想象和历史记忆,波兰的“海间”战略包含三重特征。第一,激进的东方政策。东部是波兰地缘政治想象中主要的“威胁者”,需要联合中东欧这些“拥有反抗传统”的国家的力量来抵御这些威胁,并不断

---

① Smolucha Janusz, "The Concept of the Border in the Polish Consciousness and Its Impact on the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Modern Period," *Études sur la Région Méditerranéenne*, 2023, pp. 17-23.

② Ryszard Zięba, *Poland'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roblems of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erlin: Springer Nature, 2020, pp. 15-29.

③ Antonina Djakona and Kaspars Kikste, "Baltic Black Sea Union Modeling: Factors and Perspectives," *Baltic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Vol.9, No.1, 2023, pp. 1-11.

在东方传播自身的影响力与价值观；第二，疑欧的西部政策。西部是波兰想象中的“不可信任者”，波兰在面对欧盟时会产生一种怀疑与“自卑”。于是波兰会选择与中东欧国家联合的替代方案，先在次区域之中塑造集体认同从而追求在一种更平等格局下“回归欧洲”；第三，积极的“域内”政策。中东欧国家是波兰推动次区域项目的“合作者”。在“老欧洲”与俄罗斯夹缝中的“海间”地区是波兰的历史记忆和影响力可以覆盖的空间，也是波兰“海间”战略最终实践的空间。三重特征构成波兰对欧洲地理空间的想象，这也是2015年后波兰外交实践的思想基础。

### 三、波兰“海间”战略的现实建构

作为一套完整的地缘文化体系，“海间”战略长期蛰伏于波兰的外交思想当中。乌克兰危机以来，波兰右翼民族主义的法律与公正党政府逐渐将这一套外交思想体系付诸实践。从批判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波兰“海间”战略的实践并非简单的外部地缘政治变局的结果，而是一个涉及多重因素互动的建构过程，即波兰的右翼政治精英在历史想象的基础上对外部地缘压力的认知和反馈的过程。

#### （一）乌克兰危机后波兰的外部压力与机遇

虽然批判地缘政治反对传统地缘政治学中简单的结构性分析，但这并不是对结构性因素的完全否定。地缘空间中的变化依旧是批判地缘政治分析的一大基础，只不过批判视角更强调政治精英对外部空间变化的认知。<sup>①</sup> 在分析波兰“海间”战略的构建过程中，外部地缘政治环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关联因素。东欧剧变后，随着陆续加入北约和欧盟，波兰迎来了“地缘政治环境最好的年代”。<sup>②</sup> 然而，以乌克兰危机为主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既给波兰带来了新的地缘压力，也为波兰提供了一定的机遇。

<sup>①</sup> 胡志丁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超越地缘政治理论了吗？》，《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9期，第43—53页。

<sup>②</sup> Justyna Zajac,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the West, Russia, an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31.

在地缘政治层面,近年来一系列的危机事件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特别是俄罗斯与西方阵营对抗的不断加剧,不但将波兰推向了欧洲地缘政治对抗的前沿,而且也将现实的地缘政治压力传导给波兰。具体而言,一方面,来自欧盟身份的地缘政治化和新定位;另一方面,来自俄罗斯地区战略的转变。从难民危机到乌克兰危机,欧盟逐渐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从“规范性力量”向“地缘政治力量”转变。多重危机中的无力表现使欧盟逐渐认识到价值观传播的“规范性力量”在很多问题前无法发挥作用,只有重构“地缘政治力量”才可能适应变化中的国际环境。<sup>①</sup>当欧盟的转变与俄罗斯发生碰撞时,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便逐渐回到了历史中的对抗情境。2013—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及一系列连锁事件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对立与对抗不断加深,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东部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sup>②</sup>因此,欧洲两大集团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取代了意识形态和经济对抗,欧洲的安全压力逐渐成为主要议题。在这一背景下,位于北约东翼、欧盟边缘和申根边境三重交汇的波兰,成为俄罗斯与西方集团对抗的中心和前沿国,是地缘政治压力的主要承受者。

在地缘经济层面,波兰与周边大国在经济上的不对称性依旧是压力产生的主要原因。地缘政治对抗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压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在地区一系列的地缘经济博弈中,能源问题最具代表性,是多方矛盾的集中体现。波兰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对称性,一方面,体现在波兰相较于俄欧等大国在能源议题上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另一方面,体现在波兰在大国能源博弈中的无能为力。20世纪90年代,波兰几乎100%的天然气均从俄罗斯进口。尽管波兰的一些政治家与专家反复提及俄罗斯“能源勒索”的危险,但直至2015年,波兰仍有9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sup>③</sup>波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依赖是欧盟与俄罗斯之间能源关系的缩影。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爆发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加剧了俄欧之间的能源问题。<sup>④</sup>波兰是能源上最依赖俄

① 杨艺华:《从规范性力量到地缘政治欧洲:欧盟身份的再定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系硕士论文,2022年12月,第28—31页。

② Antonina Djakona and Kaspars Kikste, “Baltic Black Sea Union Modeling: Factors and Perspectives,” *Baltic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Vol.9, No.1, 2023, pp. 1-11.

③ Marco Siddi, “Theorising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EU-Russia Energy Relations: Ideas, Identities and Material Factors in the Nord Stream 2 Debate,” in Magdalena Dembińska and Frederic Mérand, ed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Europe and Russia*, London: Routledge, 2021, pp. 80-99.

④ 董一凡:《俄欧能源合作中的大国博弈》,《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第89—107页。



罗斯的欧洲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与俄罗斯信任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当能源的不对称性转化为能源压力,波兰则成为承受这种压力最严重的国家。此外,2021年7月,当美国拜登政府与德国默克尔政府就“北溪—2”问题达成一致时,波兰被作为弃子被置于大国的利益分配之外,在大国的博弈之间无能为力。<sup>①</sup>时至今日,虽然“北溪—2”天然气管道在新的形势下遭受严重打击,但在既有的地缘经济博弈中体现着波兰相较于周边大国的不对称性。

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波兰作为欧盟前沿、北约东翼的特殊身份,也为其在地缘变局下实践“海间”战略提供了外部机遇。自冷战结束以来,波兰几乎参与了西方对于俄罗斯及其他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所有议题。波兰逐渐被认为是西方国家日益介入东方事物的主要发起者,而波兰推行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仰赖欧盟与北约两大平台。<sup>②</sup>乌克兰危机后,随着欧洲东部地缘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波兰在北约与欧盟东部事务中的引导作用不断增强。在安全层面,北约东翼的身份及稳定的跨大西洋关系使波兰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2015年后,随着欧洲安全重心进一步向东移动,波兰逐渐成为此后一系列北约事务的主要参与者甚至是推动者。作为美国在欧洲为数不多的“可靠盟友”,波兰逐渐被打造成北约东翼的“先头部队”及美国跨大西洋关系的“马前卒”。在地区其他事务层面,波兰更是中东欧地区的“引领者”。尽管波兰是欧盟的“后来者”,但波兰国家在中东欧地区的体量优势给予了其在欧盟中一定的话语权。且“魏玛三角”“维谢格拉德集团”“三海倡议”等合作或对话机制使得波兰能够在地区付诸自身的政策实践。<sup>③</sup>乌克兰危机给欧盟与北约带来新的地区议题进一步为波兰提供平台,使得波兰拥有更多机遇实践自身的外交理念。在新的地缘变局之下,随着欧盟众多议题的“安全化”与“中东欧化”,<sup>④</sup>波兰逐渐占据更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并存在成为欧盟第三极的可能。

2015年后,欧洲东部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问题相互交织,极大地改变

---

① 陈旸:《从“北溪—2”看美欧关系走向》,《世界知识》2021年第16期,第34—35页;董一凡:《从“北溪—2”看欧盟能源政策分化》,《世界知识》2021年第17期,第36—37页。

② Ryszard Zięba, *Poland'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roblems of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erlin: Springer Nature, 2020, p. 173.

③ Robin Alison and Robert K. Evans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Regime Change: Lessons from the New Russia and the New Europ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9, p. 88.

④ 刘作奎、贺之杲:《欧洲政治生态的“中东欧化”:内涵、机制和前景》,《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4期,第38—59页。



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处于北约和欧盟东部最前沿的波兰是这些压力的主要承担者。地缘政治对抗的回归使得波兰的地缘环境回到历史中的“糟糕时期”，地缘经济的较量则使不具有竞争力的波兰承受真实的经济损失。空间中的政治对抗与经济竞争使得波兰的地缘政治环境早已不是“历史中最好的时期”，而是退回到波兰所熟悉的充满压力和危险的年代。同时，在欧盟与北约两大地区重要机构均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时，作为地缘最前沿的波兰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对于这种压力与机遇的认知，以及最终反馈出的外交战略选择，还需要以波兰国内的政治精英在已有地缘文化传统之上进行进一步的构造。

## （二）国内右翼政治精英的认知与反馈

在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乌克兰危机以来，波兰面临的压力是波兰外交战略变化的关联因素，但并不能从结构上决定波兰的战略选择。在结构性的压力和最终的外交战略之间，还需以地缘政治文化为根基，以国内政治精英为桥梁来进行建构。法律与公正党执政后，该党不断加强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历史叙事，试图塑造历史场景的回归，从而使波兰的地缘政治环境与想象中的空间重叠。在完成这种认知的传递后，政治精英们继续在此基础上，推行一系列基于历史想象与地缘政治传统的外交政策，最终构建出当代波兰的“海间”战略。

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的意识形态包含民族保守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是波兰民族记忆天然的继承者与传播者。<sup>①</sup> 法律与公正党依旧借助历史记忆中的三重叙事传递了自身对现有地缘政治环境的认知，奠定了“海间”战略推行的基础。第一，加强对波兰历史悲剧和反抗精神的叙事，塑造共同的民族情感。法律与公正党借助外部的地缘压力，将当今波兰所面临的不公与历史中的悲剧联系起来，从而加强波兰人在当今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的民族认同。<sup>②</sup> 第二，不断渲染“双敌论”，塑造来自东西方的双重威胁，并将历史与当下的压力来源归咎于这两个“敌人”。对于俄罗斯，法律与公正党始终将

---

<sup>①</sup> Cadier David, "Populist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Evidence from Poland,"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No.19, 2021, pp. 703-721.

<sup>②</sup> 〔波〕帕鲁奇·瓦尔德马：《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关于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克拉科夫大学教育学年鉴》2017年第15期，第78—88页（Paruch Waldemar, "Między Romantyzmem a Realizmem-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o Polityczności," *Annales Universitatis Paedagogicae Cracoviensis Studia Politologica*, No.15, 2017, pp. 78-88）。

其视为波兰的“宿敌”，并将其描述为一个“拥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侵略者”，是对波兰最大的威胁。<sup>①</sup> 此外，2010年的“斯摩棱斯克空难事件”加剧了法律与公正党对俄罗斯的负面评价。对于德国，波兰也不断渲染历史中的敌对关系。最典型案例便是法律与公正党政府不断向德国索取早已在1953年放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赔款。对于由德国所主导的欧盟，法律与公正党将其描述为一个“侵犯主权”“毫无作为”的集权机构。此外，在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期间，波兰还不断加强对一些历史活动的纪念，这些活动往往都与对俄罗斯和德国的负面记忆相关。第三，加强对波兰地缘政治传统——“海间”概念的宣传，并将“中东欧联合”作为抵御外部压力的重要措施。2014至2015年间，法律与公正党不断在各种场合提及“海间”概念，试图唤醒波兰人对这一地缘政治传统的记忆。<sup>②</sup> 此外，在法律与公正党的外交政策性文件和外交部长在众议院的年度报告中，与周边国家关系、次区域合作的权重在不断被加大。法律与公正党结合波兰的地缘政治传统理解现实地缘压力，并将这种认知传递到公共话语中，奠定了“海间”战略实践的基础。

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在对现实的外部压力完成认知后，最终进行反馈，完整地实践了一套基于地缘政治传统的“海间”战略。在“海间”战略的三重特征中，最核心的是“海间”地区共同体的构建，即对中东欧次区域合作的推进。法律与公正党执政后，陆续发起或推进一系列次区域合作，包括以“海间”为基础的“三海倡议”“布加勒斯特九国”“卢布林三角”以及在近些年来重新焕发生机的“维谢格拉德集团”。这些次区域合作包含有三重特征：即合作的历史隐喻、次区域合作相较于欧盟的替代性、<sup>③</sup>波兰对地区合作的主导意愿。这些特征组成了波兰对“海间”地区空间的当代想象，即以一种更现代化的方式构建相对独立的“海间共同体”，从而为进一步的外交行动提供行动的基础。当视野投向东方时，波兰借助“布加勒斯特九国”“卢布林三角”等安全合作来配合波兰的东方政策，一方面，威慑和“防御”俄罗斯，缓解安全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则

---

<sup>①</sup> Pol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trategia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2017-2021*, p. 3, <https://www.gov.pl/web/dyplomacja/strategia>, 2023-08-11.

<sup>②</sup> A. Nimu and C. Volintiru, “Mainstreaming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the Law and Justice Party (PiS),” *Why Europe*, 2017, pp. 225-244.

<sup>③</sup> Gorana Grgić,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Geopolitics*, Vol.28, No.1, 2023, pp. 216-238.

进一步向乌克兰等东部国家渗透影响力,使这些国家采取更亲近西方和波兰的立场。当波兰关注到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时,便会借助次区域合作的力量整合,以减轻波兰在面对欧盟时的不利地位。例如,在难民危机中,波兰便和其他“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坚定地站在一起,反对欧盟的难民政策。<sup>①</sup>再者如“三海倡议”中的能源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项目,将会弥补单个国家在对外部地缘经济压力时的弱势。<sup>②</sup>这一系列合作不断塑造波兰在中东欧地区的“领导”地位,同时也缓解波兰在欧洲政治体系中的“边缘”地位。<sup>③</sup>“海间”地区资源在波兰右翼政治精英的外交计划下不断向波兰整合,并最终用于缓解来自东西方的地缘压力。

总之,2015年后的波兰“海间”战略实践是一个以地缘政治想象为核心的建构过程。波兰的右翼政治精英在地缘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对外部的地缘压力做出回应,并构建出一系列基于历史记忆的地缘空间战略,组成“海间”战略的全貌。

## 结 语

批判地缘政治强调地理空间中观念的形成过程,即政治精英对地缘政治的建构过程。在这一视角下,波兰的“海间”战略包含三重基于历史记忆的特征想象:第一,基于萨尔马提亚文化的激进的东方政策;第二,基于欧洲边缘位置的疑欧主义;第三,基于泛“海间”共同体想象的大波兰主义。三重地缘政治传统组成“海间”战略的空间想象与政治使命,并在特定的情况下被外化于外交政策当中。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环境不断恶化。法律与公正党在2015年后的执政周期内,主要基于历史记忆和对外部现实压力做出回应,并以此在想象的空间之内中推行一系列极具历史隐喻的外交政策,最终组成一套完整的“海间”战略。

“海间”战略是波兰政治精英基于地缘政治想象而建构的一套符合自身基

---

<sup>①</sup> Sławomir Dębski, ed., *Year Book of Polish Foreign Policy 2017*, Warsaw: Polski Instytut Spraw Międzynarodowych, 2020, pp. 178-180.

<sup>②</sup> Monika Gabriela Bartoszewicz, “Intermarium: A Bid for Polycentric Europe,” *Geopolitics*, Vol.28, No.2, 2023, pp. 795-819.

<sup>③</sup> Ryszard Zięba, “Three Sea Initiative”, in Ryszard Zięba et al., *Politics and Securit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Berlin: Springer Nature, 2023, pp. 269-271.

本国情和民族气质的外交思想体系。“海间”战略既是波兰历代政治精英外交智慧的结晶,也是波兰民族性的体现。从现实意义上来看,“海间”战略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波兰所面临的地缘压力。无论是在关于难民的政治话语对抗中还是在能源问题的博弈中,“海间共同体”的存在均减少了波兰等单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的不平衡性,使得波兰在部分地区事务中拥有更多的能力和主导权。从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体系的角度来看,基于批判视角的“海间”战略,是波兰对既有地缘政治学说的挑战。“海间”战略是波兰政治精英基于自身基本国情和历史经验所建构的一套完整的外交思想体系,而非传统的外部体系“强加”给波兰的“应然”政策,避免波兰只能充当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受动方”。从这层意义上讲,“海间”战略展现着长期处于“缓冲地带”的波兰对自身命运的抗争,以及中小国家对世界的多元化认知。

“海间”战略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波兰外交体系实践的连贯性和有效性。第一,“海间”地区内部的地缘政治想象存在分歧。波兰的地缘政治想象无法成为中东欧国家的通约性想象。虽然处于“海间”地区的国家拥有类似的历史记忆与价值取向,但部分国家在个别问题上的态度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匈牙利对俄罗斯的“敌意”认知显然没有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强烈。第二,对美国过度依赖可能削弱“海间”战略实行的连贯性。在当今波兰的外交体系当中,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关系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法律与公正党政府下的波兰对美国已经是一种“非理性依赖”。如果未来“海间”战略与美国的利益取向相悖,波兰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与波兰自身的地缘政治想象产生拉扯,削弱波兰战略实施的连贯性,不利于波兰“海间”战略的长远发展。第三,“海间”战略是波兰右翼政治精英基于历史经验的智慧结晶,但波兰悲剧的历史底色给“海间”战略带来一种宿命感。处于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地缘位置,是波兰地缘政治的永恒的“诅咒”。<sup>①</sup> 尽管“海间”战略能够缓解来自东西方的压力,但仍然无法改变自身地缘政治环境的本质。只有当波兰尝试在历史语境之下同德国以及俄罗斯进行双重和解,并在现实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波兰才能从悲剧的历史周期中“跳出来”。

---

<sup>①</sup> Justyna Zajac,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the West, Russia, an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2.